

死神要来了

得寶

兴安岭深处地下寻宝传奇

沉睡千年的苗王古墓早已是各种变异虫豸、凶猛怪兽的天堂。

笑颜 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YZLI0890121867

死神要塞

兴安岭深处地下寻宝传奇

笑颜 著



YZLI0890121867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神要塞:兴安岭深处地下寻宝传奇/笑颜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387-3812-4

I. ①死… II. ①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7790号

出品人 陈琛

责任编辑 王默涵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死神要塞:兴安岭深处地下寻宝传奇

笑颜 著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11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39

网址/www.shidaichina.com

印刷/山东人民印刷厂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数/300千字 印张/19

版次/2011年11月第1版 印次/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前言

一九七八年年底，我报名参军。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手握钢枪、保家卫国，压根儿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会因为这个决定而彻底改变……

这一年我十七岁，高中毕业，阴差阳错地成了新中国第一批黄金兵。

等我搞清楚黄金部队的工作性质已经是培训过后了，手上的武器从日思夜想的钢枪变成了地质锤……

将近两千个日夜，从藏北的无人区到冰封雪覆的阿尔金山，从青海的可可西里到广袤无垠的兴安岭林区，我们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大半山河，经历了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难艰险，忍受了无法言表的清苦和寂寞……

五年的黄金兵生涯让我和地质勘探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离开部队，直到一九八四年……

我所在的工作队结束了昆仑山麓勘察，返回驻地途中接到紧急任务，转向奔赴某坐标位置……我的人生也为之转折。

那次匪夷所思、诡异莫名的恐怖经历完全是一场灾难，二十二人的队伍最终只有四个人侥幸生还，此次事件按照发生的日期被命名为“八·一二事故”。

这一次几乎让我丧命的遭遇彻底颠覆了我对世界的认知，当我们以征服者的姿态傲然地将大地踩在脚下时，谁又能想象得出这个世界究竟还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包括我在内的四名生还者的精神和身体都遭到了极其沉重的打击，痊愈后我选择了退伍，因为“八·一二事故”的保密等级极高，我并不清楚其他三个人的情况，得知他们也都不约而同地离开部队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我拒绝了转业安置，复员回到故乡黑龙江，改革的春风正如火如荼，借着与苏联接壤的便利，我加入了“倒爷”大军，小打小闹地干起了边境贸易。

后来回头想一想，那两年虽然忙碌纷乱，却是我一生中难得的平静时光。



前言	001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5
第三章	024
第四章	033
第五章	050
第六章	062
第七章	084
第八章	100
第九章	111
第十章	140



第十一章	159
第十二章	181
第十三章	196
第十四章	207
第十五章	227
第十六章	237
第十七章	251
第十八章	264
第十九章	278
第二十章	286

第一章

一九八六年七月九日，即便已事隔多年，我依旧清晰地记得那天的天空阴沉，一大早就下起了雾一样的毛毛细雨。

我向来不是十分勤快的性子，这样的天气恰好给了自己偷懒的借口，我舒舒服服地睡了个懒觉之后，就窝在房檐下的椅子上摆弄着那台跟了我好几年的收音机，这是在部队时养成的爱好，发现大矿的地点大都是交通偏僻、通信不便的穷乡僻壤，工作之余唯一的消遣也就是读书和听广播了。

“程功，在家吗？”刘老六破锣一样特点鲜明的大嗓门在大门外响起，两扇早已经破旧不堪的木门被砸得吱呀作响，随时都有光荣牺牲的可能。

这家伙是我退伍这两年结交的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说起来我能干上“边贸”还要多谢他帮忙。

刘老六在黑河差不多是最早干起倒买倒卖生意的，这人胆子大、路子野，加上他老子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好歹能得着些关照，改革开放几年着实没少捞钱。

我俩能结识也颇有点机缘巧合的意思，当时我刚刚复员回乡，还没完全走出“八·一二事故”的阴影，精神消沉，无所事事，偶尔进山里转悠着打些山鸡野兔解闷，结果碰上了绑票，我虽不是作战部队出身，可自小跟着父亲进山打猎，练出了几分身手，在部队也没有放松锻炼，对上寻常三五个普通人也不吃亏，眼见光天化日下的罪恶行径，咱当然不能视若无睹，三下五除二打跑

了行凶的众人，救下了被绑架的那人，就是刘老六了。

刘老六虽然没什么文化，不过为人颇讲义气，性格直爽，一来二去我们便成了朋友，听说我生计还没着落，自告奋勇地带着我跑了两趟满洲里和莫斯科，带我入行，这两年明里暗里没少照拂我。

我正闲极无聊，听见他的声音，看了看手表笑着应道：“你小子赶着饭点上门，是不是打算请客啊？”

刘老六扒着门缝叫道：“是正事，有人找你！”

“谁啊？”我愣了下问，寻思着会是谁通过刘老六找我，打开门就见刘老六的身后果真站着两个很面生的男子，其中穿着灰色中山装的看起来四十岁左右，另外一个三十不到的样子，这两人穿着普通，可我一眼就从那个年轻人标枪一样笔直的脊背和冷峻的面容中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这二位是？”我看着这两人不苟言笑的脸庞，不由得有些不安，那个中山装我看不出什么，但他旁边的年轻人我敢打赌不是军人就是公安，忍不住瞟了眼刘老六，我倒腾的货都是从他手里进的，这家伙进货的路子不是那么光明正大，较起真儿来绝对够得上“投机倒把”，难不成是犯事了？

刘老六挤眉弄眼地朝我微微摇头，然后咳嗽了一声指着那两个陌生人道：“这两位同志找一九八四年复员的程功，打听到我店子里去了，我记得你就是一九八四年回到地方的吧？”

“你就是程功？”穿着中山装的中年男子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微笑着说出了我当年的部队番号。

虽不知他们的来历和意图，但显然他们要找的人的确正是我，确认了我的身份后，中山装笑眯眯地朝我伸出了手，我感觉到对方似乎并无恶意，迟疑了一下也伸手与他相握，下一秒中山装脸色一变，尽数收敛了笑意，严肃地沉声道：“我们此行是受潘国忠的委托……”

“潘师？”时隔两年，再次听到这个曾经熟悉无比的名字，我的呼吸陡然一滞，眼前立刻浮现出一张面容清癯，戴着一副厚厚的近视镜和时刻都带着和煦笑容的亲切面孔。

我记得有位诗人说过，“每个人都需要偶像”，如果说十七岁之前父亲像大山一样让我仰望崇拜，那么参军之后，我的偶像毫无疑问就是潘师，在我

从一个懵懂的新兵成长为合格的黄金兵的过程中，潘师的作用绝对不可或缺，新兵培训时他就是我的教员，当时他在国内的勘探界已经名声响亮，后来又成了我的领导，带领新组建的黄金部队发现了数个储量庞大的金矿。

在我的黄金兵生涯里，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险象环生，我自己都记不清潘师救过我多少次，“八·一二事故”中如果不是潘师奋不顾身相救，我想此时我十有八九也和那些牺牲的战友一样，早已被永远埋在冰冷阴暗的地下。

“八·一二事故”后，潘师被调入某地质学院任教，他对我的选择十分惋惜，甚至提出推荐我进入大学深造，但当时我只想彻底离开勘探工作，很坚决地拒绝了他的好意，至今想来仍有些内疚，这也是我退伍后不再与他联络的原因之一。

潘师的身体一向不是很好，中山装凝重的表情让我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下意识地抓住了他的手臂，急声追问道：“潘师他怎么了？”

中山装愣了一下，深深地注视了我一眼，脸上慢慢浮起一抹若有所思的神色，安慰似的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温和地道：“潘教授没事，他很好！”

他的话让我长长松了口气，随即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松开手，朝中山装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难怪这两人会找上刘老六，退伍后我唯一写给潘师的一封报平安的问候信留下的正是刘老六的地址。

“我看咱们还是进去谈吧？”中山装说着恍若无意地扫了眼满脸好奇的刘老六，那意思再明白不过：刘老六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接下来他需要退场了……

我做了个请的姿势，中山装微微颌首，当先走进了院子里，刘老六毫不见外地也要跟上，结果才迈出一步，那神色冷峻的年轻人已抢先挡在了门前，冷冷地说了声谢谢，就差没直接撵人了。

刘老六嘿嘿憨笑着道：“不客气！”他拐了个弯，还要往院里走，那年轻人后退了一步，再次拦住路，刘老六眯缝着的小眼睛里闪过一道精光，转瞬即逝，眼珠一转，打着哈哈道：“今儿中午我做东，咱们街口鹿鸣楼撮一顿，有啥话吃完再说嘛！”他嘴里说着，很亲热地揽住了那年轻人的肩膀，他刚贴上那人的身体，面色就陡地一僵，连连朝我使眼色，我顺着他的示意扫了一

眼，就看见他贴着大腿的那只手做了隐秘的“八”字形。

这人身上带着枪！

饶是我对此人的身份有了大概的猜测，心里仍不禁哆嗦了一下。

那年轻人的反应极为迅速，肩膀抖了下已脱离了刘老六的胳膊，身手显然不弱，眉头微皱着硬邦邦地拒绝了刘老六热情的邀请，直截了当地道：“你可以离开了！”

“这……”刘老六脚下没有动，只是询问地看着我。

我心头微微一热，别看这家伙一身肥肉，大大咧咧一副缺心少肺的模样，其实在社会上厮混了多年，那份眼力心机绝对不差，他明显瞧出了这两人的不同寻常，死缠烂打不肯离开显然是担心我的安全。

其实我这时已经隐隐猜出了这两人的来意，但其中涉及了保密条例，不能说给刘老六听，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你先回去，晚上没事我去找你喝酒！”

“那……我一会儿再来找你！”刘老六迟疑着道，一步三回头。

“程功同志你好！我们是……”关门落座后，年轻人神色严肃地说出了一个并不为普通人所熟悉的名字，对这个笼罩着神秘色彩的部门我可是如雷贯耳。

我当年曾听老兵说过一件往事，据说珍宝岛战役中，我军缴获了一辆T—62坦克，苏联为了保住其中的技术机密，曾数次密遣特务试图炸毁坦克的核心部件，正是这个神秘的反特部门大发神威，让苏联间谍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从年轻人出示的证件上得知他名叫李爱国，不比我大几岁，可人家已经是连职干部了，我不禁肃然起敬。

那位中年男子姓陈，我的感觉没有错，他的确是位大领导，别看名义上只是个“处长”级别却比我们支队长还高。

确定了两人身份后，我的心情反而平静了下来，能劳驾陈处长这个级别的领导亲自出马，怎么也得是“1078”那种等级的大案子，再加上他们此来又涉及潘师，我已经隐隐猜出了他们的来意，只是不明白事情已经过去了两年，为何又找上我？

没有多余的客套，陈处长充分发扬直接利落的军人作风，问我的第一句

话就是：“你认识马涛吧？”

“小广东马涛？”他的问题让我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马涛，“八·一二事故”中四名幸存者之一，只是我离开部队后再没有见过他，我们之间也没有过联系。

陈处长点头，对李爱国说：“你给程功同志介绍一下马涛的情况。”

原来“八·一二事故”马涛也选择了退伍，而后偷渡出国，那之后便销声匿迹，但是就在不久前曾有人发现他在青海的格尔木出现过，随后不知去向。

格尔木的位置极为特殊，西接新疆、南邻西藏，从格尔木越过昆仑山口便进入了可可西里……

当李爱国说出格尔木时，我的心头猛地一震，生出一个让我心跳剧烈加速的猜测，我觉得马涛去了藏北，去了“八·一二事故”事发地点！

“马涛在美国已经获得了永久的居留权，也就是说他已具有合法的身份，但奇怪的是我们并没有查到马涛的入境记录。”李爱国瞟了我一眼，面色古怪地说，“显然他是非法偷偷入境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此刻也是心乱如麻，听见李爱国的问话不禁苦笑，不过我想的完全是另外的问题：马涛为何要回到那个噩梦一样的地方？

房间里很安静，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急促的心跳声，森森的白骨、刺眼的电光、世界末日似的天摇地动、无数痛苦的哀号……那一瞬间，无数的画面潮水一样涌入我的脑海，我只觉得头痛欲裂。

“程功，你没事吧？”李爱国的声音将我从可怕的回忆中唤回现实，我抹了把冷冰冰的额头，沾了一手冷汗，恍惚中耳边仿佛还萦绕着凄厉的惨叫。

我使劲地咽了口唾沫，朝眉头紧皱的李爱国勉强挤出了一丝笑意，“我没事。”我说，声音虚弱得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对马涛此次偷渡回国，你真的一点也不知情吗？他最近有没有联系过你？”李爱国的眼神针一样紧紧地盯着我，审讯似的口吻让我大为反感，前一刻对他生出的些许感激登时烟消云散。

“自从离开部队后，我和马涛再没有过任何联络！”我说完又硬邦邦地顶了一句，“不信你们可以调查！”

李爱国一言不发地盯着我，不知道是一种施压的手段，还是想从我的表



情中判断我的话是真是假，反正我心里没鬼，理直气壮地与他对视，过了半晌他才开口道：“我们当然会调查……”话头一转，他接着道：“十二天前，大兴安岭林区的工人在大白山附近发现了一个已经陷入癫癲的青年人，经过确认，这人正是马涛。”

“大白山？”我目瞪口呆，大白山位于呼中区，大兴安岭北段的最高峰，这家伙先去了藏北又钻进了大兴安岭，都是我们曾工作过的地方，他冒着天大的风险偷渡回来该不会只是为了故地重游吧？

“黑河和大白山离得可不算远，据说在部队时他和你的关系很不错！”李爱国流露出一不加掩饰的怀疑，“他来黑龙江居然没有找你？”

我的心头腾地蹿起一股怒火，不屑地睨了他一眼，冷笑道：“就因为我在黑河？我们那一批黄金兵黑龙江籍的没有一千也有八百！返回地方的也不少，我又不是他老子，他为啥要来找我？”

人要是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我心里直叫“晦气”，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祸从天降”吧？

“程功同志，你不要误会，没有人不相信你！”陈处长微笑着摆了摆手，语气温和地道，淡淡地瞥了眼李爱国：“小李，你回避一下，我和程功单独说几句话。”

和李爱国的锋芒毕露相比，陈处长则圆滑多了，从见面开始言辞举止一直客气而不失亲切，很难让人生出抵触的情绪。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自从复员后我从来没有和马涛见过面，我们只是在最初通过几封信，再后来就断了联系。”等李爱国走出房门，不等陈处长说话，我竹筒倒豆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自己择干净。

“我知道！”陈处长的笑容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他探身靠近我，压低了声音道：“我们推测马涛出现在格尔木极有可能与两年前的‘八·一二事故’有关，你觉得呢？”

“我……我不清楚，事故调查的结论是什么？”我脱口问道，这是两年来一直卡在我心头的刺，但是话一出口我便后悔了，我很明白这种问题是绝对不应该提出来的。

可让我意外的是陈处长居然给出了回答，不过和不回答也没什么区别：

“没有结论……”他线条硬朗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怪异的表情，沉默了片刻，他挥了挥手，把话题转回马涛的身上：“我们还查到马涛在格尔木雇了两名向导，那两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知！”

如果说马涛可能偷返“八·一二事故”地点让我迷惑，那么陈处长接下来的讲述则让我匪夷所思：马涛出现在格尔木的准确时间是在一个月前，按照李爱国的说法，十二天前他又在大白山附近被发现，这中间相距不到二十天，然而对曾经亲身走过那段路途的我来说，再清楚不过了，从格尔木到“八·一二事故”事发地点，就算是昼夜不休地赶路至少也要十五天的时间，就是说如果马涛真的到达过“八·一二事故”事发地，那么他从藏北赶到大兴安岭最多只用了三天。

这不是扯淡吗？就算再借他两条腿三天的时间他也奔不出可可西里啊！

可是话说回来，这事和我有什么关系？

陈处长果然不愧是经验丰富的反特工作者，一眼就看透了我的心事，笑了笑说：“其实我这次来找你，主要是潘国忠教授的意思，他希望你能去北京和他见一面。”

“好，我去！”我沉默了片刻，作出了一个几乎让我悔恨终生的决定，即便当时我已做了我所能想到的最坏打算，然而随后所经历的种种诡秘离奇和凶险恐怖仍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那你准备一下，我们尽快出发。”陈处长站起身，“哦，对了。”他看起来很随意地问道：“据你对马涛的了解，他对玉器之类的古董有研究吗？”

“研究古董？”我连连摇头，“当年在队里马涛是公认的刻板无趣，平时连扑克牌都不玩，要说爱好，除了看书就是无线电了，看的也都是无线电、电码解密之类的书籍，据说是受《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影响。”

“《永不消逝的电波》？”陈处长笑了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草草对付了一顿午饭，我托付刘老六帮我照看一下房子，当天便跟随陈处长与李爱国赶往北京。

陈处长此行带了车和司机，一路上李爱国和司机轮班驾驶，一路疾驰，第二天午后就到了北京，在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说，这几乎称得上一个不小的奇

迹，一行人随即马不停蹄地赶到潘师所在的工作单位，这时我才知道潘师已不再继续任教，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理论研究方面。

从外表看潘师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仍旧是身形单薄，衣着朴素，鼻梁上架着那副从我认识他就不曾离身的厚厚的近视眼镜，脸上挂着熟悉的亲切的笑容。

分别两年再见，重逢的激动冲淡了旅途的疲劳，潘师给了我一个有力的拥抱，笑着说：“我还以为你这个小兔崽子把我给忘了呢！”

我真切地感受到潘师发自内心的喜悦，脸皮有些发烫，既惭愧又内疚，“嘿嘿”笑了两声：“潘师，您还是那么精神抖擞啊！”我小小地拍了个马屁，相处五年，我早把他的脾气摸了个透，很清楚他最喜欢听什么话。

果然，潘师哈哈大笑起来，指着我说：“你这小子一点没变，还这么油嘴滑舌的会哄人！”

微笑着看我和潘师叙旧的陈处长忽地扭头对李爱国耳语了几句，也不知吩咐了些什么，后者悄无声息地转身离开。

我憋了一肚子疑问需要潘师解惑，可陈处长弥勒佛一般笑眯眯地坐在我俩之间既不离开也不说话，明摆着就是监视，我偷偷地撇了下嘴角，没想到被潘师看了个正着，他瞪了我一眼，对陈处长道：“是不是先给程功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我看还是等人都到齐了再说吧？”陈处长淡淡地笑着说，看了看腕上的梅花牌手表，“应该很快……”他顿了下，见潘师面色不虞有些不太自然，又心平气和地补充道：“这也是对大家负责嘛！”

潘师不悦地哼了一声，不过并没有出言反对，我当时虽然感到陈处长与潘师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太融洽，但是完全没想到造成他们分歧的源头居然是我，因为我退伍后与苏联人联系比较密切，陈处长是反对我参与此次行动的，还是潘师的强烈要求和再三担保才勉强同意。

“潘师，我听陈处长说小广东的情形好像不太好？”在部队时马涛因为性格内向，平时寡言少语，所以人缘并不太好，倒是我俩因为同寝的缘故，关系还算是比较亲近，这一点李爱国并没有说错。

正午灿烂的阳光透窗而入，我清楚地看到在潘师的眼中看到了一股难以形容

的惊惧，他张了张嘴，显然想说什么，但最终只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叹息，过了片刻才说：“很糟糕，不亲眼看到你绝对无法想象……”

潘师说出这句话后，陈处长的表情也变得十分古怪，补充道：“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然后两个人就一齐沉默，谁也不说马涛的情况究竟有多糟糕。

从李爱国离开到他回来也就半小时左右，不过这三十分钟实在难熬，陈处长有言在先，我和潘师只能小心地避开敏感话题，到了最后索性大眼瞪小眼默默对坐。

李爱国回来时提着一只黑色的密码箱，在陈处长的耳边嘀咕了几句，转身又出了门，陈处长在听完李爱国的耳语后脸色立刻变得阴沉似水，仔细检查了一遍箱子，快速地按了几下，密码锁发出“啪”的一声轻响，箱盖轻轻一弹。

此时我的好奇心已经被调动到了极点，等陈处长打开箱子我才看清里面是一台放像机和摆放得整整齐齐的几十盒录像带，我的心头一跳：每盒的标签都有“马涛”的名字和“绝密”字样的印章，下面是一行数字，从“84.7.5-1”排到“84.7.12-6”，我立刻意识到这些数字应该代表着日期序号，难道这些录像带里记录的都是马涛？一个神经错乱的病人？

这得是多高的待遇啊！我不禁暗暗咂舌，同时也意识到马涛肯定不只是偷渡那么简单。

陈处长的目光从潘师的脸上扫过，注视着我沉声说：“从我们发现马涛出现了难以理解的变化后，就对他进行了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观察和录像。”

潘师紧紧地抿着嘴唇，神色复杂，不过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讶，显然对陈处长所说的发生在马涛身上的“难以理解的变化”是清楚的。

这期间李爱国不知道从哪里又搬进来了一台彩色电视机，熟练地将放像机连接调试好，将一切都准备妥当，把窗帘拉上后默默地在陈处长的身侧坐下。

潘师办公室里的窗帘十分厚重，隔光效果好得出奇，电视机屏幕闪动的幽光是房间里唯一的光源，很有点电影院的气氛。

录像带一共是四十八盒，要从头看到尾至少需要八天八夜，他们大老远

地把我接到这里总不会是请我看录像来了吧。

事实上陈处长只播放了三盒录像带中的片段，时间总共不超过一小时，然而就是在这短短的一小时里，我看到了至今回忆起来仍毛骨悚然的可怖影像。

播放的第一盒录像带上面的序号是“84.7.5-1”，这应该是对马涛进行录像的开始，也就是马涛异常变化的开端。

画面上的雪花点跳动了几下，出现了一个很古怪的房间，与其说是房间不如用密封的大箱形容更加恰当，不仅没有窗户，我甚至连门在哪里都没看到。

拍摄的角度应该是从上方斜下，房间里除了一个背对画面盘坐在地的身影外，再没有任何的物件，没有床、椅子，我连灯都没看见……

“这怎么可能是马涛！”我抑制不住发出一声惊叫，画面里的那个人头发花白稀少，马涛可不是少白头。

“这的确是马涛！”潘师的声音很沉重，“他的头发在极短的时间里白化并大量脱落，而且这种不正常的变化只是开始！”

“多长时间？”我使劲地咽了口唾沫。

陈处长听懂了我这句没头没脑的问题，“最多不超过三小时！”他说，毕竟是经验丰富的老侦察员，他的语气听起来还算沉稳。

我倒是听说过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头的传说，可好歹人家的头发还是长在脑袋上的，何况传说毕竟有夸张的成分，然而不管我觉得多么不可思议，但是陈处长、潘师实在没有欺骗我的理由。

幽暗中，屏幕里那颗白发苍苍的头颅格外刺眼，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足足有五分钟，那个背影居然一动也没有动，如果不是屏幕的右下角显示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简直都要怀疑是放像机出现了问题。

“从我们发现马涛到录像前，他表现得极其暴躁，三天里一直都没有休息过，甚至连镇静剂都没有效果……”李爱国充当了旁白的角色，“五日清晨，巡房的医生发现他的异常变化。”